

米蘭情緣

將希望傳遍世界

義大利的倫巴第大區（Lombardia）與瑞士南部的提契諾州毗連，所以我乘疫情期間在瑞士深度遊之際，多次自駕越境來到義大利米蘭，相較乘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還是這方式更為便捷和安全，除了車程不過四個小時外，還可避開疫情的社交傳染風險。米蘭因而成為我旅遊義大利大城小鎮時的中轉站，在這裡留下不少足跡，也結下了深厚的情緣。

二〇二〇年初，義大利成為新冠肺炎傳入歐洲時，首當其衝的第一個國家，而疫情擴散得最嚴重的，正是倫巴第大區的首府——米蘭（Milan）。

儘管當地政府採取了封城和多項嚴格的防疫措施，以對抗疫情的蔓延，可惜許多市民並不重視這些防疫措施，更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觸情緒，依然任意地行走在「疫城」中，令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四月十二日，復活節的這一天，當時世界正籠罩在無盡的焦慮和悲傷中，享譽全球的義大利盲人國寶男高音歌手安德烈·波切利（Andrea Bocelli）身穿黑色禮服，站在空空蕩蕩的米蘭大教堂裡，舉辦了一場沒有現場觀眾的特別獨唱會，通過網路現場直播，試圖用音樂的力量，為義大利和全世界的人民獻上一場代表愛、療癒和希望的演唱會。當時大教堂內除了這位歌手外，沒有任何觀眾，但超過三百四十多萬全球觀眾在線上觀看了直播，且音樂會的視頻觀看次數在不到半小時便已經達到三千五百多萬次之多。

波切利深情的歌聲隨著直播響遍世界，屏幕更以觸動心扉的嗓音為背景，穿插了多座著名城市的畫面，包括仿如死城的義大利羅馬、威尼斯；沉寂的法國巴黎埃菲爾鐵塔、凱旋門；還有一片靜穆的紐約時代廣場，與過往大相逕庭的冷清場面令人既震驚又動容。

波切利同時在他的社交媒體上寫下了期望：「歷史告訴我們，在這一切結束後，春天會比我們記憶中的任何一個春天還要燦爛。」（History teaches us that after this is all over, a spring will come that will be brighter than any we can re-call.）



這場以治癒世界爲名的音樂會舉行之際，我剛好「落難」臺北，在家裡觀看電視的直播，被譽爲世界第四大男高音那悠揚而絕妙的歌喉、絲絲入扣的演出所深深感染。我與全世界人民一樣，默默地祈福，期待各地人民能迅速找回恢復正常生活的希望和動力。

米蘭的標誌

今天，說起這座倫巴第大區的首府，大家會想到什麼呢？實在很難用一句話以概之，這座城市融合了古老與現代、傳統與時尚、文藝與奢華，衆多對立衝突的元素意外地調和成爲一個「美」字，可以說米蘭的美無處不在。

過去米蘭曾是古羅馬帝國時期最繁榮的城市之一，甚至在公元二八六至四〇二年之間一度成爲西羅馬帝國的首都，擁有非常豐富的文化遺產。自古以來就是義大利的經濟中心，到十九世紀後期又搖身一變，成爲工業重鎮。

米蘭同時在義大利的宗教方面，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中的代表就是米蘭主教座堂（Duomo di Milano），一座矗立在市中心的宏偉建築。它不僅在歐洲宗教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亦是來米蘭必遊的熱門景點之一。既是城

市的代表建築，這裡稍微介紹一下大教堂的歷史：

這座「米蘭的象徵」始建於一三八六年，歷時近六個世紀，於一九六五年才最後完工。它是由第一位米蘭公爵吉安·加萊亞佐·維斯康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下令建造，匯集了德國、法國、義大利等國建築師的設計和共同參與，所以不難發現教堂內外融合了多種建築風格，包括哥特、巴洛克、文藝復興及新古典等。雖然風格各有特點，大教堂主體風格仍然以哥特式為主，加上了各種變化裝飾，成就了「裝飾性哥特式」的建築特色。

↓米蘭主教座堂



米蘭大教堂是歐洲第三大教堂，僅次於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Pietro in Vaticano）和西班牙塞維利亞主教堂（Catedral de Santa María de la Sede de Sevilla），但它的意義不只限於宗教面，也代表世界建築史和文明史的奇蹟。我未有宗教信仰，面對這座教堂，沒有信仰所附加的崇敬朝聖心情，卻因此可以更客觀地欣賞它本身的建築魅力，無論來過多少次，每回站在教堂前，這充滿藝術性的完美外觀，震懾人心的張力，總讓我一次又一次地爲之驚嘆。

這座教堂呈拉丁十字型，也就是水平兩臂等長，垂直的上臂最短、下臂最長的不等臂十字。教堂上半部分是哥特式的尖塔，下半部分是巴洛克風格，整體以白色大理石砌成，美國文學巨匠馬克·吐溫（Mark Twain）譽爲「大理石的詩篇」。大理石尖塔總共有一百三十五座，彷彿一支支刺向蒼穹的長矛，又如熾烈燃燒的火焰一般，每個尖塔的頂端都屹立著一個聖人雕塑，是由工匠們一刀刀雕鑿而成，刻工細膩，人物生動。米蘭大教堂應算是世界上雕塑和尖塔最多的建築吧！除尖塔上的雕塑外，外牆同樣布滿大大小小的雕像，人物與宗教故事有關，每座都姿態萬千，唯肖唯妙。



教堂正面有五扇重甸甸的青銅大門，分別完成於不同年代。每道銅門上鑄刻著宗教的歷史、神話和聖經故事，可惜疫情關係，大門前早已架起欄柵，嚴禁行人靠近，也讓我無法近距離細看。

至於大教堂的內部，最值得欣賞是精美絕倫的壁畫和彩繪玻璃窗，儘管內容千篇一律都與宗教相關，包括宗教故事或宣傳教義等，卻絲毫不影響它帶給人們的視覺衝擊。

1

2

- 1 教堂充滿栩栩如生雕刻
- 2 大教堂內被剝皮殉道的聖巴爾多祿茂雕像



若有機會，千萬別錯過登上教堂屋頂。登頂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一步一步攀爬九百二十級階梯，另一種則是乘坐電梯。我曾在二〇一二年與女兒進入大教堂，不僅將教堂內外完整參觀過一遍，亦有過登頂經歷。當時我們站在頂端，俯瞰整座城市，環繞身旁的是縱橫交錯的石橋和如森林般的塔尖，



1

1 大教堂內部

2

2 教堂內彩繪玻璃

我們好似站在世界之巔、天空之城，一切盡在腳下，有種飄飄然的感覺。

說到電梯，米蘭大教堂裡存放了一件聖物：耶穌被釘在十字架時使用的其中一枚釘子。這枚「聖釘」平時放在高處，每年僅有一次會降下並加以朝拜。這個如電梯般具有滑輪、纜繩的設備稱為Nivola，據說是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或譯為達文西）所設計的。

疫情期間每當我訪遊米蘭時，下塌的酒店就在米蘭大教堂附近，與大教堂可說是朝夕相遇。疫情下教堂大門緊閉，拒遊人於門外，我無緣在難得如此遊客稀少的階段進入教堂，唯有站在一千七百平方米的大教堂廣場前，遠觀這座經典建築，靜聽教堂的鐘聲。大教堂廣場可以說是疫情變化的「寒暑表」：每當疫情嚴重時，廣場就空無一人，遍地的野鴿早已遠飛他處，徒留一座義大利國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Vittorio Emanuele II，或譯為維克多·伊曼紐二世）的騎馬雕像，見證著新冠疫情的衝擊。儘管後來嚴密封城措施解除，大教堂前的廣場仍舊只有零星落索（粵語：零零落落）的行人，不見從前熙熙攘攘的景象。不過，當我於二〇二二年四月義大利政府宣布疫情結束時重返此地，大教堂廣場又回復人潮如鯽、萬人空巷的熱鬧景象了。

動感、時尚與藝文

位於義大利北部的米蘭面積約一百八十平方公里，人口有一百三十多萬，早在公元前四百年便已有人定居米蘭一帶，歷史相當悠久，且經歷高盧人（Gallia）、羅馬人、倫巴第人、摩爾人等的建設和發展，如今不僅僅是時尚之都，也是義大利僅次於羅馬的第二大城市，在全國的金融、經濟、工業等領域都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是全國最繁榮富庶的城市之一。

一直以來，這座城市的街頭巷尾，總是熙熙攘攘，一派繁忙的景象，呈現活力四射的動感之都。除了城中心的米蘭大教堂外，當地以及周邊區域的推薦旅遊景點還多著呢！

離開大教堂後，我第一個想逛的地方就是附近的埃馬努埃萊二世拱廊（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購物中心。長拱廊的名字源於前面提到過的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他是一八六一年義大利統一後的第一任國王，一位嚴格的立憲君主，他唯才是用，並能委以重任，全力支持國家的改革，使當時的統治地區成為諸公國中最穩定和開明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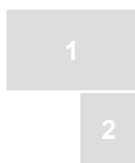


1

2

1 從大教堂廣場看埃馬努
埃萊二世拱廊

2 廣場上的鴿子



- 1 拱廊交匯處頂端的玻璃圓頂
- 2 拱廊中心交匯處地面的馬賽克圖案



埃馬努埃萊二世長廊最初設計於一八六一年，及後再經朱塞佩·門戈尼（Giuseppe Mengoni）於一八六五年到一八七七年之間修建。然而，令人十分遺憾的是，就在即將完工前一年，這位大師卻意外從工地墜落而喪命，無緣親眼見證拱廊街的竣工。

埃馬努埃萊二世長廊的架構是兩條長廊呈十字型交錯，南北長一百九十八米，東西長一百零五米，長廊頂部覆蓋著鋼架結構的玻璃圓頂，這種帶頂棚的拱廊街商場設計流行於十九世紀，在埃馬努埃萊二世長廊之前，歐洲已有幾座拱廊街開業，不過規模都無法與米蘭的這一座匹比。

拱廊中心的交匯處為一個八角形的區域，玻璃圓頂下方可見到漂亮的鑲嵌工藝品，描繪歐、亞、美、非四大洲及有關農業、科學和工業等內容的圖畫，地面則以馬賽克拼貼出包含義大利王國三個首都的象徵，包括羅馬的狼、佛羅倫斯的百合、都靈的公牛，還有米蘭白底紅色十字的市徽，以及正中央當時王國統治者薩伏依王朝（Savoy）的紋章。據說在都靈的公牛圖案上以後腳跟為圓心將身體旋轉三次，就可以獲得好運呢！